

潮 母 生 月
來 親 的
的 的 與
時 肖
候 像 死 亮

玖

徐訏全集之九

月 亮
生 與 死
母 親 的 肖 像
潮 來 的 時 候



版權所有
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三月臺初版
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二月臺二版

徐 訐 全 集 (九)

基本定價 二元六角

港幣定價七元五角

(外埠酌加運費滙費)

著	者	徐	訐
發	行	人	廉
發	行	印	書
刷	正	中	局

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九號(6243)
(500)詳

正 中 書 局

CHENG CHUNG BOOK COMPANY

地址：中華民國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

Address: 20 Heng Yang Road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

經理室電話：3821145 編審部電話：3821147

業務部電話：3821153 門市部電話：3822214

郵政劃撥：九九一四號

海 外 總 經 銷

OVERSEAS AGENCIES

香港總經銷：廣成圖書公司

總辦事處：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

電話：3—886172—4

日本總經銷：海風書店

地址：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

電話：291—4345

東海書店

地址：京都市左京區田中門前町九八番地

電話：791—6592

泰國總經銷：廣成圖書公司

地址：泰國曼谷耀華力路233號

美國總經銷：華強圖書公司

Address: 41 Division St., New York, N.Y. 10002 U.S.A.

歐洲總經銷：英華圖書公司

Address: 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.L. England

加拿大總經銷：嘉華圖書公司

Address: China Court, Suite 212, 208 Spadina Avenue Toronto
Ontario, CANADA M5T 2C2

背景

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的上海，那時候，租界上的人都有說不出的苦悶，連富有的企業家們都是一樣，他們已經慢慢地感到敵人經濟與政治方面的壓力，想全部內移又不可能，作一部份犧牲又捨不得，於是大都是猶移不決，委曲求全，苟延殘喘，但是愛國的工人們反對廠家與日方逐漸妥協，最後鬧成了罷工的風潮。

人物

李顯位，就是上述的企業家之一，他有一個溫柔能幹的太太，有兩個在大學裏讀書的聰敏的孩子。

在平時，這個家庭自然是非常幸福的，但現在，他的工人們在罷工，他的投機又不順利，影響着銀行的信用。他的兒子問道，一直勸他父親摒擋內移，因他父親不能接受，因而參加了愛國的學生們援助工人的罷工，使他父親與日本人妥協之中成為心裏上的矛盾。大兒子聞天，倒是一個溫柔敦厚慈愛的人，也了解他父親的苦衷，但身患肺病，性情又消極，愛好文藝，於他沒有幫助，這是代表信用資本家的一家。

張盛藻，李家的司機，他的家庭裏有妹妹元兒以及他們的母親，這是一家代表沒落的舊式商人的破落戶，還有大亮與月亮，他們貧窮之中有二種這樣不同的環境與職業，養成了他們不同的意志與氣質。

此外，陳雲峯是李勳位銀行的經理，劉正榮是李勳位工廠的經理，都是靠李的企業而生存的，周蓬仙是在奔走拉攏撮合之中謀利的。

沈廣，李家的男僕，還有其他等比較不重要的角色。

第一幕

人 月亮、李勳位、李開天、陳雲峯、劉正榮、周逢仙。

時 晚夏，夜八時。

景 位在都市靜美的住宅區，李公館的客廳，相當的美麗，電話沙發是戲中必要的道具。需要三個出路：一個通外；一個通樓上，或者就是樓梯；一個通飯廳。窗是臨花園的，園外就是街，所以可聽見外面汽車來時的聲音，但如果窗帷沒有放下，車燈的光亮就會貫窗而入。幕開時陳雲峯、劉正榮在座，湊巧電話鈴打斷了他們的談話，李勳位正過去接電話。

李 (接電話) 喂，這裏是李公館，唔，我就是。你哪裏？警察局？啊，吳科長；

……什麼我的孩子，聞道麼，被捕三天啦？不會吧……啊，謝謝你，謝謝你。

什麼？要一點錢開銷開銷，一千元……啊，我就派人來。好，再見，再見。

（掛上電話，對陳劉。）這奇怪！說是我的孩子被捕了。

劉 爲什麼？

李 說是同工人在一起抓去的。他們不知道是我的孩子，今天才問出來……會同工人在一起？

陳 他怎麼說？

李 他說他就替我弄出來，不過要一千元開銷開銷下頭人。

劉 也許不是令郎呢？

李 也難說。他住在學校裏，誰知道他怎麼回事？

陳 年輕人在學校裏也難免受人利用。

李 這孩子……啊！老陳，回頭請你替我去一趟吧。把他送到這裏。因爲你同小吳

熟一點。

陳 好吧。

李 你剛說什麼來着，說周逢仙怎麼樣？

陳 他有來看過你麼？

李 沒有。

陳 他打電話到行裏來問你，你剛走，我告訴他也許回頭會來。

李 有什麼事麼？

陳 也許同外面謠言有關係。

李 那麼銀行還是有許多人提款子？

陳 外面對我們信用很不好，說不定要擠兌。

李 是不是爲了工廠方面罷工。

陳 這自然有關係，但是多半還是他們的謠言引起來的。

李 我想，他們的力量也快完啦，所以要從側面來打倒我們造我們謠言，你說我們的力量够不够把市面上的公債都吃進來，不知道他們到底有多少力量來拋空？

陳 這次他們可以支持這麼久，我有點想不到；昨天聽說他們拉攏了一個華僑在裏

面。

李 華僑，你早不曉得麼？

陳 我昨天才曉得的。

李 是不是……

陳 我想也沒有什麼了不得，假使我們行裏不擠兌，假使工廠裏罷工的事情早點解決，那他們就沒有法子來同我們對敵的。

李 （對劉）那末工廠方面怎麼樣呢？

劉 工人總不相信我們，一定說我們同日本人妥協，出賣他們。

李 你不是計劃收買一部分工人麼？

收買的那些工人倒還忠實，那白清元捕來了以後，他們工會裏意見也不一致；我的意思，現在最好找新工人，把第三廠先復工了，那麼他們內部就會動搖起來，那時候再叫我們的人在裏面一煽動，他們就只好屈服了。

李 那末就這樣辦吧，罷工早解決一天，經濟也可以早活動一天，銀行也就多一點辦法。

劉 不過要是這樣辦的話，先需要一筆錢。第一他們工人糾察隊在廠門外守着，新工人要沒有一點薪水就不容易招；第二警察局方面一定要一點錢才可以叫他們保護我們新工人上工，否則他們鬧起來就沒有辦法了。

李 （對陳）那麼銀行可以支出這筆款子麼？

陳 現在銀行每天有許多人提款，同時，照現在這謠言，擠兌也很有可能，實在不能再提出現錢了。昨天張經理提一筆款，今天陸老闆提一筆款，實在有點爲難。所以這事情倒是先要把工廠復工了，定貨的款子來了，銀行的週轉才能够

靈活。

劉 要工廠復工，除了剛才一個辦法以外，就只有對工人屈服。現在我們已經支持了兩個月，這樣屈服，自然不太好。而且據他們現在的條件，要求逐漸把工廠內移，補發這兩月的工錢，我們怎麼辦得到呢？所以總只好支持下去，我想最多一月，工人方面也難支持了，他們先前由別行的工人募款，現在罷工擴大，大家沒有錢，所以只好到別處募款，目前最有力量的是學生的援助；可是再一個月以後，學校也要放假了，他們就更沒有辦法，那時候他們就只好屈服了。所以現在不用第一個辦法，就只好這樣支持下去。

李 但是如果銀行一擠兌，我們無法應付，工廠沒有辦法，公債更沒有辦法，那我們不是整個兒破產了嗎？

陳

……

李 這是一個重要問題，雲峯，你先不說可以支持半年麼？

陳 我料不到公債會這樣……

李 那麼你呢？（對劉）正榮，你不說工廠方面的工人都收買得很好麼？

劉 我實在想不到所有五金、麵粉、紗廠的工人都會罷工，聽說，公共汽車也要罷工了。

李 那麼叫我怎麼辦？

〔沈廣上，拿着一張片子。〕

沈廣 周老爺來拜訪。

陳 是周逢仙麼？

李 是他。請他進來吧。（沈下。）看他有什麼事。

〔周上。〕

周 啊，老李，啊，陳先生，劉先生。

李 老陳同我說，你打電話找我，現在我正等着你呢。

周 我不然早來了，在大馬路碰見維也納的鈴鈴，一定要我請吃點心，所以來晚了一點，我也有點話要同你說。（看劉的意思是說這話有點祕密。）……

李 都是自己人，不要緊，說吧。

周 公債怎麼樣？

李 現在局勢還有怎麼樣？非常明顯，就是我們同他們兩家在對賭。

周 你知道外面對於你銀行謠言很多？

李 我知道的。（他好像不願聽別人說起這可怕的謠言似的，所以把話支開了。）
你的公債呢？

周 我早斬斷了，虧一點算啦。

李 那不是上星期一麼？

周 是呀，後來一直沒有做，不然還了得！外面對你銀行謠言很多，所以我特爲來

告訴你，我想與你們工廠罷工有關係的，大概因此對你有很多就造謠言。

李 他們造謠。……

周 我想謠言於你利害很大。

李 他們用這卑鄙的手段，實際上是反映他們的實力有點吃不消了。

周 這很難說，這一次他們預先有一點佈置。

李 聽說有一個華僑，是不是？

周 豈祇華僑，也豈祇一個，聽說有許多華僑同英國商人都夾在裏面。

李 嘎……嘎……嘎……

周 所以我看你最好把工廠復工啦，那麼銀行的謠言也可以少了。

李 不過……

周 這一次的市面，你們的人沒有他們整齊，準備似乎也沒有他們充足，他們也不見得多麼強，也不見得能支持多久，也不見得能這麼拋空下去，不過至少他們

還能繼續兩個星期，每天多少都可以拋出來，你們能繼續收進來麼？（周在試探李的力量，所以他用了一種尖銳的眼光看李。）

李（在計算中）兩星期？

周 假使銀行起風波？

陳 兩星期？

周 假使罷工繼續下去？

劉 兩星期？

周（他已經知道他們是支持不久的）所以你假如要什麼，你一定要趕快準備，現在還來得及。

李 準備。

周 這就是說要有後備軍。

李 但是我們的力量已經全集中了。

周 是呀，所以要找救兵才好。

李 哪裏可以找這救兵呢？

周 因為是多年朋友關係，所以我來提醒你，現在有幾個機會，你要是錯過的話，以後就難補救了。

李 哪一方面，你說？

周 自然是外國的了。

李 外國的？

周 自然，在上海，中國經濟的力量不已經全在你們二方面的手裏了麼？

李 哪一國的？

周（耳語）……現在，不瞞你說，自然是日本的。

李 你是說可以向他們借款麼？

周 你假如要的話，我自然可以幫你去說去。

陳 是私人還是公司？

周 是一個洋行，就是那三洞洋行，你一定知道的。

劉 三洞洋行借款，難道拿工廠去抵押麼？

周 當然要有東西抵押啦。

李 他們是不是在這裏投資，所以找你來……

周 不瞞你說，他們最近想在這裏投一筆很大的資本，許多人都在替他們拉線，我想你近來的情形不大好，所以叫你不要錯過這機會。你現在就算押了一兩個廠，銀行可以穩定，公債可以勝利。至於廠，以後不可以贖回來麼？而且照這次罷工的情形，實在還是把廠押出去好。

李 （對陳劉）這是一種侵略，但是暫時利用他們，是不是一個辦法。

陳 （看看劉）……

劉 （看看陳）……